

七剑十三侠

(中)

QIJIAN SHISANXIA

• 中国古典侠义馆藏善本 •

歷代傳承

清·唐芸洲 著

善似青松恶似花青松冷淡不如花。有朝一日浓霜降，只见青松不见花。

这首诗乃昔人勉人为善之作，言人生世上好比草木一般，生前虽有贵贱之分，死后同归入土。那眼前的快活不足为奇，须要看他的收成结果。那为善之人，好比是棵松树，乃冷冷清清的没甚好处；那作恶之人好比是朵鲜花，却红红绿绿的华丽非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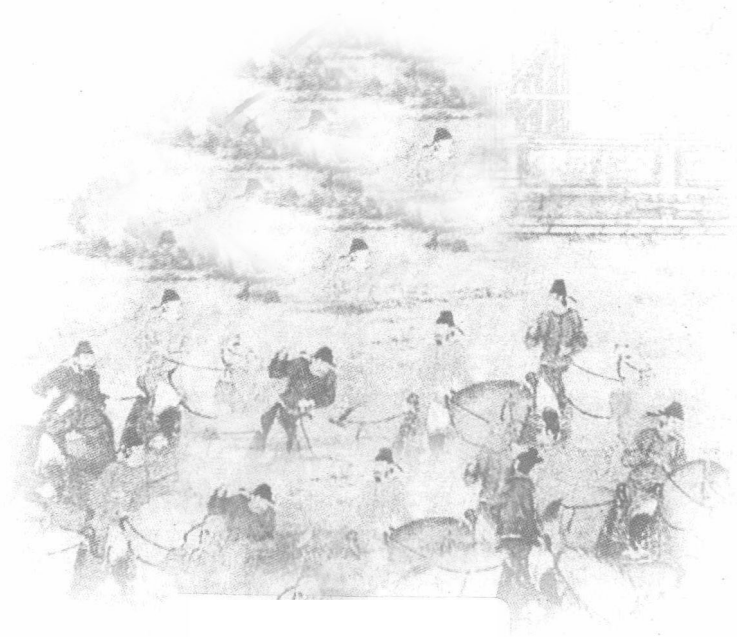
如此说来，倒是作恶的好了不成？只是一件，有朝一日到秋末冬初时候，天上降下浓霜来，那冷冷清清的松树依旧还在，那红红绿绿的鲜花就无影无踪……

出版社

七劍十三俠

唐芸洲 著

(中)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五十九回 余半仙祭炼招魂法 霓裳子金殿显奇能

却说赵王庄自从一尘子、霓裳子到来，鹧寄生便把兵事让与一尘子执掌。将庄前土城改为石城，居中架着九节轰天红衣本炮。西山一带，连造墩煌营垒、梅花桩、铁蒺藜、鹿角之类，密密层层。庄上竖起招聚义兵的大旗，厚给饷银。一面命徐鸣皋、一枝梅二人同往马家村，嘱托马金标暗招各路民兵。庄上建造十三层的望远台。那刘家庄刘佐玉、郑良才来告：焦大鹏的尸首。用上号棺木成殓，已送往张家堡。现下共招本庄义兵一千五百，还有外来的也不少。不数日，马金标处指引来的民兵，陆续到了二千余人，各有金标信票为凭。一尘子便命赵文、赵武、杨挺、殷寿，从庄前石城南首，直接刘家庄十里外，连络八座营垒，十二所墩煌。过了几日，默存子、山中子也到，众英雄设宴大会。两庄之人，无不兴高十倍。一尘子命刘佐玉制造军装和一切刀枪、弓箭、旗帜、攻守器具。看那庄南一带，十里路的营垒、墩煌，联成一气。

又过几日，忽有探子报说：二千余人马，各执军器整队而来，在庄前扎住。有一个妇人，满身缟素，口称要见狄、徐二位大爷。鸣皋与洪道到石城上答话。狄洪道一见，大喜道：“这是焦大鹏的妻子孙大娘到来，必定要替丈夫报仇。”忙即开城，接孙氏与众英雄见过了，孙氏大哭悲恸，誓报夫仇，今带二千义兵，特来相助。一尘子吩咐狄洪道将人马检点，编入队伍。自此赵王庄上军威日甚，与前大不相同。共有一万人马。而且庄上极富，各处远近村庄义助粮饷，因此兵多将广，粮草堆积如山，与刘家庄连成一气。鸣皋每每想起杨小舫等，要一尘子设法相救。一尘子道：“且等大哥玄贞子或傀儡生到来，方可进得王宫。”

且说那宁王如何不来攻打？内中有个缘故：自从那日李自然、邳天庆等回转城中，检点人马，少了七百余。虽则杀了焦大鹏，却伤去一个铁背道人，并这尊九节轰天红衣大炮。宁王十分可惜，

埋怨李、邨二人。余半仙道：“千岁休逐他们。只因赵王庄究竟不知有多少剑侠在被，个个法力无边，此等人实难力敌。”宁王道：“相烦先生带兵前去，将村庄扫成平地，杀他个鸡犬不留。”余半仙道：“不必如此。目今他们将大炮镇守南方，那西面山路险峻，他又重重营垒、墩煌，层层鹿角、梅花桩，我军若去，反中奸计。若向庄前，势必开放大炮。我有一计，只消百日工夫，管教他们死得一个无存。”

宁王问用何计。余半仙道：“此乃我师传授，极厉害的妙法，名为招魂就戮大法。只消命雕刻匠用柳木刻成一寸三分长的小木人一万余个，在御教场内，搭一个极大的金顶莲花的茅篷，周围做成三百六十个门户，外用鹿角埋伏之类，中间设立法坛，将木人一齐放在坛内。我便日日作法，只要百日完满，将这些木人丢在水中，他们合庄之人，同时淹死；或抛入火内，他们个个满身焦烂而死；或将木人的头切下，他们应时头断。任你剑仙，也不中用了。除非脱了凡胎的死他不得，若是血肉之躯，终难活命。”宁王听了大喜，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只是需要兵马保护。恐怕他们得了风声，前来抢劫。”余半仙笑道：“不必保护。谅他也不敢来，他若来时，却最妙了。我这妙法比八阵图还妙三分。看看数百门户，户户通连，人若进去了，休说要到坛内，就是立时退出。也退不出去，今年走到明年，还是仍在门户内穿来穿去。况且一进门户，立时昏迷，还能抢劫么？”宁王大喜道：“孤得先生，乃天赐我成功大事也！”遂命李自然速传令雕刻一万五千个柳树人，要一寸三分长，限七日完成。一面命天庆连连搭金顶莲花茅篷，余半仙亲自监督。

再说赵王庄上，一日兴旺一日。又过了几天，徐鸣皋说起宁王参奏俞谦并十二弟兄之事。霓裳子道：“此事极易，只消我去如此如此，便不妨事了。”鸣皋听了大喜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极妙的了！”一尘子、默存子、山中子、鹤寄生齐道：“此计甚妙，相烦霓裳子走一遭罢。”霓裳子应允。到了明日，辞了众英雄，往京都而去。看官，自此赵王庄上军威壮盛，戒备精严，南昌城内并不前来攻打，只不过各自暗里算计，所以两下相安无事。

书中单表黄三保，自从那一日奉了宁王旨意，送那表章进京，

要求朱宁、张锐从中帮助，带了四个家将，晓行夜宿，路上非止一日。那一天到了都城，在彰仪门内高升店住下，先要去见朱宁、张锐。那朱宁本来姓钱，因为正德皇帝宠爱于他，赐了朱姓。他有个兄弟叫做钱安，在良乡县做知县。这两日他告假往良乡去探望兄弟，故此不在京城，只有张锐在于西厂。

黄三保打听明白，命家将携了金珠礼物，将宁王书信带在身旁，遂到西厂而来。那三保初次来京，人路不熟，见一个老者过来，便令家将问张锐张公公家在哪里。老者用手指一所大宅道：“这不是张公公家私？”黄三保便依着他走去。守门的去通报。哪知这位太监姓张，却不是张锐，就是昔年扳倒刘瑾的张永。为人忠心耿耿，作事细心，正德天子亦十分宠爱，现今执掌东厂。当时闻得江西宸濠差官到来，暗想咱家素不与他来往，其中必有缘故，便命请到里边。黄三保乃是个卤夫，便将书信呈上，并将金珠礼物一并列桌上，将宁王嘱咐他在天子面前要陷害俞谦并罗德、鸣皋等十二弟兄，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。张永以差就差，假意满口应承，吩咐手下人把礼物照数收入，立刻摆出酒肴款待三保。那四个家将在外面亦然赏赐酒食。张永饮酒之间，探听宁王动静。黄三保只当他是张锐，便把宁王的反迹尽情倾吐。张永留住三保在家，暗暗吩咐家人，不许放他一人出外。自己亦推去见天子，少顷定有好音。黄三保不知是计，满心欢喜，以为此次功劳不小。

那张永带了宁王书信，一直进宫，来见天子，把黄三保错认张锐、误投书信之事，一一奏明，将宁王书信呈上。正德天子龙颜大怒，道：“老贼胆敢如此！朕躬待你不薄，你却贪心不足，只想谋逆。怪不得众大臣皆奏宸濠蓄意造反，俞谦、王守仁连上数表，说他早晚必定兴兵。如此看来，尚有何疑？”立刻传旨，命廷尉同张永到家中，将黄三保并四个家将一齐拿下，收禁天牢，待等来日早朝，着张永同刑部严刑审问。

张锐得了这信，吓得魂不附体，立刻命人请回朱宁商议。随即差人到江西宁王处送信，将上项事细细写明。朱宁听了此信，连夜赶来，打听消息。

那正德天子到了来日五更，驾幸太和宝殿。抬起头来，忽见居

中正梁上粘着一幅红纸，约有一尺余宽，五尺多长，好似贴的镇宅符一般。纸上蝇头小楷，只不知写的什么东西。天子见了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这事奇了。此殿正梁，足足有九丈余高，四围无丝毫立足之处，除了仙人，哪个能上去粘贴此纸？”立召值殿官查问。值殿官奏称：“昨夜并不见有人到此。”古语说得好：聪明莫如天子。况这正德皇帝是个英明之主，心中早已明白，莫非就是这班侠客所为。即命侍尉将桌子叠起，爬将上去，万万难难的将红纸扯下。扯下一看，那上面粘处的浆糊尚未干燥，不觉心中凜凜。看那写的是：一尘子、霓裳子、默存子、山中子、鷓寄生、徐鸣皋、一枝梅、罗季芳、徐庆、狄洪道、徐寿、王能、李武，一十三人同奏宁王恶迹，从姑苏打擂起，直到现在赵王庄上，一桩桩、一件件，细细写明，要求天子赦众人之罪，将宁王早早剿除。

不知正德天子如何发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 徐鸣皋二探宁王府 朱宸濠叛逆动刀兵

却说正德天子观罢这篇一十三人联名公表，心中知晓宸濠必在早晚兴兵叛逆。遂命东厂太监张永将黄三保发刑部三法司审问。黄三保知事机败坏，倒不如实言招认，免受刑罚，遂把宸濠劣迹，一一招将出来：如何私造离宫金殿，如何僭越天子仪仗，如何招兵买马，如何积草屯粮，如何交通内监，如何暴虐良民，封某为军师，封某为八虎将，某处暗通山贼，某处结连海盗。朝廷官员，半是宁王耳目；各省疆臣，尽是宸濠心腹。张永得了口供，仍将黄三保收禁天牢，回宫复旨。天子大怒，便要亲统六军，前往问罪，遂自封为总督天下兵马神威天府大将军之职。当有三边总制都御史杨一清奏道：“陛下乃万乘之尊，岂可亲临戎幕。况宁藩反迹虽露，尚未明目张胆兴兵犯界。是宜密为预备，各处戒严。待他反情明见，然后命王守仁、俞谦，足可制之。”

早有朱宁、张锐得知此事，又差人到江西报信。宁王连接朱

宁、张锐来书，知黄三保失事，并有侠客在太和殿私贴表章，天子已知底细，慌忙与李军师商议。自然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此兴兵起手。只是余半仙的招魂就戮大法日期未滿。若得先除这班恶党，然后兴兵，便可长驱直入，免了许多掣肘。”宁王道：“他们不过负隅自保，谅亦不敢出来阻扰我军。”李自然择于三月初三兴兵起手，大事必成。一面向各处征调兵马粮饷，准备军装一切，连连操演人马。

早有探子报到赵王庄上，说连日各处有兵马到来，城中忙乱异常，莫非早晚要来侵犯我庄。一尘子闻报，吩咐众人小心把守。探马途中相接，一连半月，叠报陆续共到二十余万。在望远台上将望远镜看去，那南昌城内城外的营盘，扎得密密层层，营中日夜操演军马。一尘子看到教场之内。就把望远镜递与鸣皋，道：“徐贤侄，你看奇么，他各处营中俱皆在那里操演，偏偏教场中不操，却扎个莲花大营，这是何意？”鸣皋接了望远镜，看了一会，道：“二师伯。这不是营帐，却是个茅篷。四围不用旗帜刀枪，尽插皂幡，而且周围千门万户，望去愁云密布，杀气腾空，莫非炼什么妖法的阵图？”一尘子道：“果然，我也这般想。又是余七在那里不知捣什么鬼，待我今夜去探他一探。”鸣皋道：“二师伯去时，小侄同去。”一尘子点首道：“只是须要小心，不可使他知觉。”

各人下得台时。只见霓裳子到来。一尘子道：“贤妹因何今日方回，其事如何？”霓裳子把京中之事细说了一遍。“后来绕道南海，今与七弟同来。玄贞子兄不久也要到此。途中又遇见了河海生，现今皆在厅上。”一尘子领了一班豪杰同来相见。徐鸣皋与徐寿拜见了海鸥子，又与河海生相见。见他生得修眉长日，方面大耳，三绺清须，一表非俗。赵员外摆酒接风，众豪杰雄谈阔论，传盏交杯。徐鸣皋自与海鸥子叙阔别之情，霓裳子讲说私进王宫太和殿粘贴表章之事。及到酒阑席散，天色已晚，各人皆谨守职司。

到了二更时候，一尘子同徐鸣皋束扎停当，皆是短衣窄袖，软底骁靴，一个带了宝剑，一个插着单刀，径到南昌城来。只见城外尽是营盘，周围有二里之远。一尘子道：“贤侄，营帐上面行得么？”鸣皋道：“小侄本事低微，虽则勉强走得，只恐惊觉他们，不如从民

房上走了罢。”二人遂转到北门外大街。上了民房，连蹿带纵，越城而进。鸣皋在后面看那一尘子，宛似点水蜻蜓，一跃十余丈，正如一道青光，莫说声息全无，风都没有，难辨人形。一尘子频频等待，鸣皋尚要竭力追随，暗暗喝彩道：“好个健和尚，名不虚传！”

转眼间已到教场。一尘子同了鸣皋伏在鼓楼之上，向下面望去，只见中间一个极大茅篷，扎得像馒头形式，约有五亩之地。上插三百六十五面皂幡，点着一百零八盏绿色的幽魂灯。茅篷周围立着似人非人、似鬼非鬼的，约有二三十个，都是黑衣红帽，动也不动，亦不开口，觉得阴气逼人。一尘子也不敢下去。望到茅篷里面，千门万户，弯环曲折，时见火光闪亮，不知中间是些什么古董。二人猜疑了一会，觉得胆寒起来。遂悄悄的出得教场。见那街边巡夜兵丁，一队来，一队去，防备得十分严密。

鸣皋暗想：“今夜有他在此，何不进宫去探一探小舫。”遂向一尘子说明心事。一尘子道：“进去何难，只恐无益。”鸣皋道：“我们见机而行，小心在意便了。”二人就在瓦房上面进得王宫，一路望御花园而来。经过把子宫院，望去那院内灯火辉煌。二人俯身张看。只见一个女子，年纪不过二十左右，生得十分俊俏。桌上铺着一张画图，鸣皋眼力仔细，看那图上画的都是屋面。那女子忽然将画图凝神细看，好似惊讶的光景。鸣皋依着女子看的所在望去，见画图上的屋上，却有二人伏着。内中一个头带武生巾，一个却是光头。鸣皋笨性聪明，心中便就疑惑，有意将头摇了几摇。只见那画图上带武巾的，也在那纸上摇动，不觉吃了一惊。这一尘子早已知觉，将鸣皋一扯，轻轻说一声：“快走！”说时迟，彼时快，但见那女子伸手下去抓一把不知什么东西，着向庭心便撩。一尘子见势头不好，一手扯着鸣皋便走。只见庭心中飞起一片黑烟，到了半空忽然散开好似摔网一般，从背后直搭过来。幸而走得快，只将徐鸣皋的一顶武生巾卷去。

二人亡魂丧胆而逃，出了城关，到了郊野之所。一尘子道：“好厉害！这个什么妖法？幸我这一跃足有十五六丈，还只相去得半步。若然这一跃近了一尺之地，我二人皆被拿住矣！”鸣皋道：“他只看了这纸，那屋面上的动静，尽皆得知，此是何法？”一尘子道：

“总之皆是法术。若非会道术的人来，断难抵敌。你看方才的光景，险也不险？只须玄贞大哥到来，方可破得他们。”

二人一路回转赵王庄上。天将明亮，众英雄起身，皆来问候。一尘子把昨夜之事说了一遍。鸣皋问道：“玄贞大师伯的道术，比着傀儡生如何？”一尘子道：“各有所长。若讲剑术精明，玄机参悟，掐算阴阳，预知凶吉，乃玄贞独臻其妙；至于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却让傀儡生为第一。”鸣皋道：“我看老奸的行为，即日便要兴兵造反，不然如何各处调那兵马到来？目下约有四十余万光景，日夜操演，其势十分紧急。岂有为了此处村庄，如此兴兵动众之理？”众人都道有理。“我们等他出兵，打他一个出军不利。我们也须操演军马，准备厮杀。”

赵王庄、刘家庄，遂皆日日教演兵马。一切军需粮饷，皆调度舒齐。但等宁王起兵，便要杀个下马威儿。岂知他们却要收拾完了你们的性命，然后出兵，众豪杰哪里知道。

不觉光阴似箭，已到了二月初头。余半仙祭炼招魂就戮大法，已到了九十日。这些柳树刻成的木人，手足都会弯动起来。只少十天工夫，便能一霎时尽杀二庄一万余人性命。谁知天不从人，恰好来了玄贞子、飞云子、凌云生、御风生、云阳生、傀儡生、独孤生、卧云生、罗浮生、一瓢生、梦觉生、漱石生、自全生到来相救，破他招魂就戮大法。徐鸣皋要三人入宁王府内，救出小舫等三人。

这就是十二侠士与七子、十三生大会江西的故事。余半仙兄妹要与傀儡生大赛道术，天翻地覆的一番大斗。宁王起兵造反，杨一清拜帅，兵败而回。后来王守仁亦拜帅，征战年余，宸濠被擒正法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 朱宸濠传檄江南 玄贞子投书海外

话说宁王宸濠与军师李自然议定，择于三月初三日兴兵，却还有一个半月时间。各处调来军马，陆续已到，不下二十余万。屯积粮

饷,准备军装,十分忙碌。那副军师余半仙,祭炼招魂就戳大法,已到九十月上了,这些柳树刻成的术人,手足都转动起来。再过十日,好将赵王庄、刘家庄两处一万多人的魂灵杀尽。

这一日,宁王亲自率领操演,大会军士。军师李自然献计道:“二庄中聚集的剑客侠士,都是俞谦一党,全仗余军师妙法斩草除根,出兵的时候,便好一意向前,没有后顾之忧了。还有一件要紧的事:黄天保前日收禁天牢,机关已破,朝中杨一清、王守仁等辈,必请昏君旨意,叫各省发兵来战。千岁要先下手为强,写一道檄文传谕江南等处,说皇帝荒淫无道,千岁是先帝爱子,宜登龙位。从前汉朝七国兴兵,以诛晁错为名,千岁亦依此法,要斩除朝中杨一清、王守仁一班奸党。各处地方官员,有许多是向来顺从千岁的,叫他们预先准备,筹备兵饷,其余见了檄文来归附的,必定不少。然后邲将军率领众将,统带雄兵,先取苏州、南京两处,杀了巡抚俞谦、侍郎王华。那南京应天府是太祖洪武皇帝创立根基之地,能將此地先取。再兴大兵直取北京,便势如破竹了。”

宁王听了,大喜道:“此计大妙。孤家若登龙位,李军师是开国元勋,当为首相;余军师作法成功,当封国师;余军师令妹保护王宫,仙法无边,当封副国师;无敌大将军邲天庆当为天下兵马都元帅。众将立功,都有重赏,现在悉听军师调度,不可有违。但檄文要写得好,何人能写?”李自然道:“贫道保举一人能写檄文,是谋士赵子美,绰号小张良。”宁王道:“军师保举的不差。此人前在苏州,为扯倒擂台打死严虎一案,孤要查抄徐鹤家属,他说使不得,果应其言,颇有见识,就叫他写檄文。”

赵子美答应,依了二人之意,一挥而就,呈上宁王。宁王接在手中,仔细看道:

为传檄事:本藩乃先皇帝第八子也,蒙先皇、太后爱怜,表带遗诏,入承大统。詎意正德违诏自立,日肆荒淫,生民涂炭。天下者,高皇帝之天下也。建文昏弱,成祖有靖难之兵;正统失位,景帝有监国之典。今朝廷无道,过于建文,惧再见正统失位之祸;本藩威德,同符成祖,敢追修景帝监国之仪。爰统雄师,以清君侧。谋臣如雨,猛将如云。凡尔官司有守土之职者,宜速望风影附,佐集大

勋，裂土封侯，懋庸爵赏。毋观望徘徊，致干天讨，须至檄者。

宁王看完大喜，便发抄手抄了许多，传到江南各处府县。

苏州府张弼、扬州府王锦文、宁国府温仁、太平县房明图等，皆是宁王党羽，接到檄文，预作准备。别处也有惧怕宁王势大望风归附的，也有忠心竭力保守城池的。

苏州巡抚俞谦见了檄文，勃然大怒，请幕友大家商议道：“逆藩竟如此明目张胆，我却不可怠慢。苏州府张弼是他的心腹，若不先行拿下，他会做内应。”即差家人传见苏州府。不多时，家人进来通报，却是镇江府到省禀见。俞谦叫快进见。

莫太守进来禀道：“门生来见老师，只为宸濠传檄江南，显为不轨，未识老师如何防备，敢求明示。”俞谦道：“我先拿下张弼，除了内应，苏州城池可无虑了。一面写告急本章，请皇上下旨，拜帅出兵，直捣江西。只怕他先发制人，你守这镇江府冲要之地，须要格外小心。一面通信南京王侍郎，联络声势，互为犄角。”莫太守道：“老师所见极是。门生尚有一策：“逆藩倘出兵直扑南京，江南南昌府必然空虚，听见徐鸣皋等义侠都在赵王庄，只要通信叫他们乘虚而入，破其巢穴，逆藩可擒矣。”俞谦笑道：“贤契所见亦是，但逆藩谋士极多，岂不知肘腋之患？他敢大胆出兵，不顾其后，内中必有缘故。待我着人探听，好作计较。”问何人到赵王庄去，只见座中一书生应道：“小侄愿往。”原来此人是王守仁之侄，名叫介生，向在幕中。当下对俞谦说道：“小侄前在河南遇难，幸得侠士焦大鹏救出性命。今听见他战死赵王庄，小侄要去哭奠一场，顺便探听消息。”俞谦欢喜，即将书信盘川交付王介生，即日动身去了。莫太守亦告辞动身。忽见家人进来回禀：“苏州府托病不来。”俞谦听了眉头一皱，想了一想，向太守耳边说了几句，莫太守就到苏州府衙门而去。

却说苏州府张弼，从前迎合宁王，要抄徐鸣皋家产，被一尘子当面用剑术削去他的长须。后来遇一相面道人，说他方面大耳，一表非凡，将来封侯拜相，不终于黄堂太守的，可惜胡子削得绢光滑滑，恐有晦气，不免牢狱之灾。此时接了宁王檄文，想道：“他做了皇帝，我封侯拜相是有份的，不应了道人之言么？却要暗作准备，等他兵来，便为内应。”忽闻俞谦差人传见，吃了一惊，想：“俞抚台

是宁王对头，传我何意？吉凶难卜，暂推有病，着人去打听他的意思。但是何人可去打听？”正在踌躇，忽家人禀说：“镇江府来拜。”喜道：“镇江府是抚台门生，此事可托他了。”叫家人连忙延入请见。

莫太守进来，先开口道：“抚台传见老兄，何以不去？抚台意见曾向小弟说过，因为见了宁王檄文，方知宁王是先皇、太后欲立的，名正言顺。欲将江南全省归附宁王，知老兄是宁王器重的人，请去商议，使老兄成就大功。”张弼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小弟一时想不到。”便同莫太守来见俞谦。俞谦见张弼到了，喝左右拿下。张弼大叫：“卑府无罪。”俞谦道：“你既无罪，请在监牢权住几日，等宁王登了龙位，放你不迟。”于是不由分说，将张弼收进监牢，叫莫太守回镇江去谨慎防守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王介生带了俞谦书信，直到江西。已近省城，走到赵王庄南面。天色昏黑。跨进村前一个酒店中，将行李卸下，投宿一宵。此店正是鷓鴣寄生与徐鸣皋、一枝梅三人初到时投宿之处。王介生进来，却遇着一个熟人。你道是谁？原来是患难中八拜之交，姓窦，名庆喜，前在河南鲁山县枫林村皇甫良家中，同受灾难，幸得焦大鹏、狄洪道救出。此时在这地方相见，倒也出于意外。王介生问道：“贤弟怎的来此？”庆喜垂泪云：“弟在家听见焦表兄死于邲天庆之手，不能报他救命之恩了。未知棺木现在何处，特来探视。”王介生也惨然道：“愚兄亦为此而来。”

二人宿了一夜，天明起来，望见村口红衣大炮，有兵把守，刀枪旗帜，异样森严。正要问路进去，忽来一老人，仙风道骨。举止潇洒，叫：“二位若要到赵王庄去，此地却非进路，要兜转西面方得进去。恐路上遇着宁王兵将，身边搜出俞谦的信，性命不保。快随我去，将行李暂寄店中。”二人料是仙长，不敢不听。老人两手拄着两人，叫他们闭目，忽听耳边呼呼风声，身子起在空中。顷刻落地，张眼一看，落在一处大厅阶前。厅中人一齐来迎，当先两个人，王介生、庆喜认得一个是狄洪道；一个不认得，却正是徐鸣皋，下阶来拜见老人，说道：“大师伯今日方到，众人望眼穿了。两位是大师伯带来的徒弟么？”玄贞子道：“非我徒弟，乃是为我徒弟而来。狄贤契认得他，可领他拜见众位。”

玄贞子走上厅来，与一尘子、霓裳子、默存子、山中子、海鸥子、鹤寄生、河海生相见，罗季芳、徐庆、一枝梅、王能、李武、徐寿、赵员外、赵文、赵武、王仁义、殷寿、杨挺、刘佐玉、郑良才、孙大娘，都来拜见过了。听玄贞子说道：“贫道与徐贤契安义山别后，去游雁宕山，近来与众友南海相会，他们又到海外去了。我料余七妖术厉害，众位大祸将临，特同傀儡生前来相救。又有一事托傀儡生，故他要迟一步到。现在事不宜迟，修书一封，邀请海外众友齐来破此妖法。”玄贞子当下写好一信，望空投去，口中吐出白光，一同飞卷而上，倏忽不见。片时白光飞回，玄贞子接在手中，化为一剑，上插回信数封。递把众人观看，知是凌云生、御风生、云阳生、独孤生、卧云生、罗浮生、一瓢生、梦觉生、漱石生、自全生都在海外，回信说不日就来；飞云子却在湖北，转眼就到。此正是仙家妙法，名为飞剑投书。因为玄贞子是第一剑仙，预知未来，凡道友现在何方，都能晓得，书信投去，即得回音，若是剑术差些的便不能了。

众人将回信看完，半空中飞下两人。玄贞子见了大喜道：“果然不负我所托。”众人一看，前面一个是傀儡生，下阶拜见；又见后面一个，不觉大吃一惊。王介生、庆喜便上前执他的手，孙大娘两手抱住那人，放声大哭。未知这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 傀儡生度脱凡胎 飞云子斩除淫恶

却说傀儡生从空中飞下来，后面还有一个。玄贞子喜道：“徒弟来了。”王介生、庆喜走下阶来，两人执住两手，孙大娘抱住那人，大哭起来，众人都吃了一惊。你道是谁？原来是草上飞焦大鹏。众人疑鬼疑神的，都道：“焦大哥阵亡，已将灵柩送张家堡去。今日从天而降，莫非前日原不曾死么？”看官看到此处，亦要疑心。不知后来宁王造反，与王守仁对敌，余半仙兄妹二人用钉头七箭书之法，要拜死王守仁，幸得草上飞盗出草人，保了性命。前书五十三回中，早已先提。玄贞子知未来之事，知草上飞要成此大功，但余

七妖法厉害，凡胎肉骨，都不能进去破他，须要脱了凡胎，方能进去。前日草上飞死于邛天庆之手，玄贞子原先知道，却不去救，反请傀儡生来度他魂灵，兵解成仙。你道怎的兵解成仙？仙家有一派流传，要度脱凡人成仙，必要此人死于刀兵，可脱凡胎，这就名为兵解，并非是旁门左道，不过是个外功，与玄贞子内功一道，略有分别。内功是凡胎肉骨亦可飞升。外功必须脱了凡胎方能成道，两者虽有内外之分，并无高低之别。那傀儡生受了玄贞子之托，到焦大鹏阵亡的时候，将他魂灵度去，回山炼魂，七日成了仙道，同到赵王庄来。方才落下阶前，见妻子孙大娘双手抱住，焦大鹏道：“快放手。”孙大娘流泪不肯。焦大鹏望上一腾，孙大娘怀中虚无所有。这孙大娘神力无穷，若人身被他抱住，一时万不能挣脱，因是魂灵，却抱不牢的。当时腾空又落下来，与各人相见，又向庆喜说：“表弟难得到此，姑母好么？”庆喜道：“自从表兄凶信传到家中，母亲哭泣，弟念表兄救命之恩，更觉伤心，特来祭奠。路上遇着结义王介生兄，一同到此。如今表兄已成仙道，可否同弟回去一行，安慰母亲。”焦大鹏道：“这使不得。我随师父在此救众人之难，事毕之后，去见姑母，请表弟先回去安慰便了。”

焦大鹏走上厅来，拜师父玄贞子。玄贞子扶起来，谢了傀儡生，将焦大鹏之事，细告众人。徐鸣皋等听了，方知仙家妙用，敬慕非常。徐鸣皋向傀儡生、玄贞子纳头下拜，道：“二位光降，妖法不愁不灭。但是周湘帆、杨小舫、包行恭三兄弟受灾日久，恐伤性命，还望速赐解救。”傀儡生笑道：“这可不虑。师侄包行恭下山时候，我在路上送他一粒丹丸，防备急难。他三人在一处，都保得性命。至于破余七妖法，有你大师伯在此，我有何能？”玄贞子道：“休得太谦，这事全仗先生。焦敝徒从前在我处学剑未成，要做义侠的勾当，不能修炼，今已蒙先生度脱成道，我当带回山去，教他剑术，三日后即来听候调度。妖法虽厉害，尚有四五日工夫，请先生布置，一切拜托。”说罢，与焦大鹏师徒二人，向徐鸣皋等辞别。焦大鹏又向王介生、庆喜执手言别，又向孙大娘说：“你在此出力相助，不日王凤姑将到，他是张家堡英雄馆招赘我的，亦是女中义侠。你姊妹二人从未会面，可在此相会，我三日后即来。”说罢，随玄贞子下阶，

一阵清风，两人都不见了。

一尘子让傀儡生主持一切，傀儡生再三推让而后受之。徐鸣皋留王介生、庆喜住了一夜，送王介生回苏，将一切情形告知俞谦，又送庆喜回河南而去。看官不可性急，晚生把赵王庄紧急之事暂且束之高阁，倒要闲情别致，将宴庆喜回去路上的事表一表。

安庆喜同王介生一路来到南村，将昨日店中寄放行李等件，各人取了，分手而别。庆喜行了一日，尚未出南昌府地界，走差了路，到一小村。天色晚了，错过宿店。天边一轮皓月推上来了。此时正是二月十五夜，月光圆满，照着半里之外有一堆茅舍，急忙走过去敲门借宿。只听“呀”的一声，柴扉开了，走出一个美妇人来，问：“何人敲门？”庆喜道：“我远方来的，错过宿店，没处安身，要求借宿一夜，不知尊府的男子在家么？”那妇人在月光之下将他一看，唇红齿白，好一个标致的官人，便说：“我家没有男子在家，客官寄宿不妨。”庆喜一想：“这却不便，宁可走一夜了。”看官你想，他真是正人君子的行为，若是贪淫之人，遇着此等地方，正中下怀，岂有不愿意的，哪里想得到一霎时性命不保的时候，并且没人来救了。当下庆喜回身便走。那妇人连忙跨出柴扉，将他扯住道：“客官，由此过去的地方，没有人家，你却何处安身？我看你文弱书生，万不能长走夜路，不嫌茅庐草榻，将就一夜罢。”庆喜走不脱了，又恐夜深力倦，真不能走路，姑且从权。又想了一想：“此处四顾无居人，莫非是妖精变化么？也顾不得许多，我曾经过灾难，有焦表兄来救，死生有命，只要心正无邪，不必害怕。”于是放心大胆跟妇人进去。

妇人将柴扉关好，笑容可掬地领他到里面。茅舍两间，一间却无灯火。月光穿漏进来，见堆积的柴草，想是灶间；一间灯火明亮，旁有一榻，榻上铺设甚好，不像是茅舍中人，心里疑惑。那妇人却笑咪咪的端一杯茶，双手递与他，请他坐在榻上，自己斜倚灯边，问道：“客官住在何处？家中还有何人？怎么独一个跑许多路？”庆喜答道：“我住在河南，上有父母，向做生意，出门买货，独自一个惯了。今来江西探亲，路不大熟，却来打扰尊处，心中好不安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好说。请问客官青春多少？家中大娘必定标致的。”庆喜道：“在下虚度廿岁，尚未娶妻。”妇人听了大喜，走近身来，在榻上

并肩坐下，道：“官人如此青春美貌，还未娶妻，今夜相逢，真是前世缘份。若不嫌妾身丑陋，明日同到尊府，情愿叠被铺床。”庆喜听他说话之时，有千娇百媚的身段，那美丽之中露出十分妖冶来，心中已摇摇欲动，回心一想，急急收敛，暗道：“此人即非妖精，亦是极邪淫的妇女，不可被他迷惑。”端坐凝神，并不回言。

妇人见他不答，竟将全身便靠着他身上，将粉面贴他的脸，说：“如此月明良夜，不可虚度，我和你早些睡罢。”竟将纤纤玉手来解他衣服。庆喜闻得一阵脂粉气，又是口香喷射，心猿意马，哪里按捺得住，便将双手搂住香颈，问道：“此处四面无人居，你怎的一人在此？”妇人道：“我家在襄阳，因丈夫死了，所有店产被伙计亏空已尽。遇着了一个孽缘，将些首饰铺盖物件，卷逃到此。此地本有一老人，前日见我两人来了，他逃走了。我将铺盖安放，住得一夜，同来的人到南昌府投宁王去，叫我在此相等。我一个人冷清清的，好不怕，谁知意外奇缘，遇着了你冤家。今夜睡了一夜，明日决意跟随你去。你既无妻子，却不可弃了我。”那妇人带说带笑的，两手解扣松衣，几句话说完，已将庆喜同自己上下衣服都脱完了。将灯一吹，两人相抱到绣被中。

庆喜正在心荡神迷之际，忽见月光从暗处穿入，眼中一亮，忽然想道：“不可，不可。我先入门时候拿定主意，为何又迷惑起来？闻得徐鸣皋在安义山中被蛇妖迷住，若非玄贞子相救，性命不保。我已经过大难了，若今日贪淫，虽有剑仙经过，说我应该死的了，岂肯相救？此女就非妖精，我亦不可做此禽兽之事。况此女一见男子，如此贪淫，如何可娶为妻？况他同来之人去投宁王，决非善类，岂可惹他？”想到此处，如冷水直浇，那淫情欲念一些都没了，赶忙钻出被窝，将衣服一抓，下床奔出，拨开柴门，披衣逃走。

那妇人出其不意，如同方才得了奇珍异味，正要饱餐大嚼，被一个人在口中夺了去一样，叫道：“我的心肝，你怎的去了？”那妇人也不怕冷，下床要扯他转去。忽见中间暗处，月光一大块漏下来，那茅屋上面揭去一大片，月光中有一个披发头陀，带刀在屋上直蹿下了。那妇人见了，唬得倒在地上，缩做一块。庆喜已在门外，见头陀提刀追出，吓得魂胆逍遥，逃不几步，头陀追上，一把抓住，大

喝道：“你是何方野种，敢来戏弄老爷的人？”

老爷将他安放在这冷僻的所在，你这野种敢来相惹。斩你千刀万段，方消我气。”将刀直劈下来。

庆喜闭目待死。忽见一道白光下来，月光中分外明亮。那头陀刀未劈下，自己身首已经两段，却是飞云子来救了庆喜的性命。

不知头陀是谁，那妇人怎生下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 王妈妈谋利亡身 苏月娥贪淫自缢

却说飞云子所杀的披发头陀，叫做锡头陀。他师兄、师弟共有五人，最大的叫做金头陀，前在金山寺，徐鸣皋破寺，金头陀死在红衣女子之手。最小的叫做铁头陀，扬州李文孝请去行刺徐鸣皋，被一枝梅杀死。他五个均少林寺出身，趁了三个，在寺里说道：“师兄，师弟害在徐鸣皋手里，与他冤仇不小。徐鸣皋与宁王做对头，我得去助宁王，杀了他报仇雪恨。”当下银头陀、铜头陀、锡头陀先后下山，到江西而来。

这锡头陀带锡箍，披发齐肩，手提戒刀，一路行来，并不带一文盘川，沿途硬行抄化，不怕人家不布施。一日到湖北襄阳府城中抄化。到一药铺，正是包行恭的结义兄孙寄安开的。这日孙寄安不在店里，伙计王铁腿道：“我这里一文不布施的，你到别家去。”锡头陀当柜台面前盘膝坐下，闭目不动。这些买药的人走不拢来，街上看的人拥住了。王铁腿大怒，从柜台里面跳出来，飞起右腿，向锡头陀左肋，尽力一脚踢去。他是有名的铁腿，这一踢非同小可，差不多的好汉也当不起。忽听大叫一声“啊唷”，一个跌在地上。众人看跌倒的不是头陀，却是王铁腿。原来一脚踢去的时候，如同踢在一块石板上，痛彻骨髓，不能动弹。看锡头陀仍然闭目打坐，众人无法可施。惊动了里面孙寄安的家小，苏月娥和王妈出来，问外面甚事嘈杂。众人如此这般告知。王妈看儿子在地叫痛，扶了到柜台里去。苏氏也没法，取了三百铜钱，打发他去。锡头陀接在